

棲霞縣志卷七

知棲霞縣事加二級古燕胡 璘 霖 玉 父 重 修

賜進士內府禮科給事中邑人李唐裔西林父鑒定

賜進士候 選 知 縣 邑 人 牟 國 須 柱 東 父 訂 正

邑舉人牟國玠鳳伯父纂輯

祥異志

十雨五風太平之世兩岐三倍猶良之治吏失  
其職乃咎於民天變足畏人情可矜

天道遠人道邇昔人言之矣然則何爲志祥異

棲霞縣志

卷之七

祥異

一

凡以示有土者遇災而懼也禎祥妖孽隨其所  
感先事而著而謹其幾而不至於害者則存乎  
其人故董子以爲譴告之來皆天之仁愛以示  
戒也克謹天戒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弗克畏  
天災咎之來可知矣而世願謂天變不足畏優  
游怠惰苟且目前一旦變起倉卒菑害並至始致  
嘆於事之不可爲而不知天之所以告戒之者亦  
已久矣於舊史所載聞見所及悉謹而書兵事  
附焉凡以示有土者遇災而懼也志祥異一卷

祥異

宋

元嘉十二年正月白麈見青冀二州刺史王方回以獻

唐

會昌元年秋雨雹

宋

端拱三年大饑

景德元年饑

慶曆六年地震岨嶠山摧自是屢震輒海底有聲如雷

棲霞縣志

卷之七

祥異

二

金

天會六年大水

元十一年水旱免其租

元

至元三十年九月蝗

天曆元年大有年

明

洪武二十二年全省饑命尚書唐釋賑之

永樂六年地屢震有聲如雷

正統十年二月十三日地大震

是月小  
震九

正德二年饑

四年大饑人相食

萬曆四十二年夏大旱無麥秋淫雨是年任留山鳥巢

生鳳鄉人以爲雉少頃鶴鳥畢集乃謂鳳云

四十三年大旱饑

時炎蒸異常道多暍外七月初九日始雨又至九月不雨蝗蝻生人噉木皮民幾罷市知府陶朗先多方賑恤開糴於遼招南北商船兼糴於淮又廣設粥廠單騎稽察全活九萬餘名口

棲霞縣志

卷之七

祥異

三

四十四年春大饑

時全省荒至人相食而登州尤甚朝廷發銀十六萬兩漕米十二萬石遣御史過庭訓賑之登州賑銀一萬兩漕米四千九百餘石

四十六年秋蚩尤旗見東方每夜白氣亘天經月

不散有彗星見於東北光射中央

四十七年夏旱

四十八年六月不雨

天啟元年蝗

四月十九日訛言賊兵自東來民奔走相蹂踐竟

夜不息詰旦寂然不知所以自文登至昌邑八  
百里訛言時日皆同

二年蝗夏雨雹

四年地震自東北來有聲

崇禎  
二年天赤如血

三年正月朔大風霾晝晦

四年大風傷稼

五年正月朔大風霾

七年春有鳥自海島飛來搖翅如煞煞聲形如鴿

棲霞縣志

卷之七

祥異

四

惟食沙因名沙鷄人以爲兵象

五月地震是年星隕有聲

八年物恠出自城南其大如斗其形如鐵重數百  
斤土人呈於官棄之

九年大水

十一年熒惑入心

蝗

十二年大旱飛蝗蔽天傷稼無秋

十三年蝗大饑人相食

十四年黃露四塞日無光

十五年狼入城

十六年正月元日縣宅災

國朝

順治元年四月隕霜

十三年大有年

十四年冬有虎至次年春足跡見於厲壇後為黃

邑捕獲

十六年八月星隕聲如巨雷光芒異常

棲霞縣志

卷之七

祥異

五

十八年日生四耳

二月夜白氣竟天

豕生一角異獸旋斃

十二月十二白氣壓於城頭直徹東西

康熙元年正月太白經天

三年冬彗星犯北斗至四年春三月

四年大旱無麥全省饑免其租

七年六月十七日夜地震有聲

是日全省地震城垣傾圮民舍倒塌者甚多壓死人畜不計其數

十五年丙辰大有年但粟賤如泥凡耕田之家盡  
出一歲所入不足以供正賦爭以田地出賣並  
無售主農民大困

二十六年丁卯十二月十六日子時地震如雷及  
辰刻已震過十餘次民大恐嗣是每日必震三  
五次不等月餘方息

三十六年丁丑春月饑賴知縣俞寅煮粥賑濟存  
活甚衆

四十二年癸未通省大水秋成失望甲申春大饑

人至相食幸

聖恩連蠲額賦兼遣多員分道賑濟災民大甦

論曰春秋書災不書祥垂戒意也棲祥不數見而災頻加焉得無戒乎夫天人之際精禋相盪災非其來適徃之數明矣闕德失政吏或釀之而民則何辜乃中瘠也太史公曰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敕其次修釀蓋德修則能召祥政修猶及晦禍至於敕之無竒策而釀之安所禱也即可敕可釀而民之阡於危亡者多矣司牧者念之哉或曰此非獨一有司所能爲也噫江陵之風弘農九江之虎其誰反之而誰

驅之願不在有司也耶

兵事

金

大安三年楊安兒叛與張汝楫聚黨攻劫州縣殺掠官

吏改元天順遂陷寧海山東路統軍安撫使僕

散安貞大敗之安見走岨嶠山乘舟入海舟人

曲成等擊之墜水歿

明

正德七年三月流賊萬餘攻城主簿段賢拒之

崇禎四年登州兵變攻城二次知縣李升吉拒之城賴

棲霞縣志

卷之七 兵事

七

以全

十六年二月城陷

十七年招遠土寇楊威入城

國朝

順治五年于七寇破寧海州七年知府張尚賢招撫之

十八年萊人宋奕炳控于七不軌九月遣官捕之

于七遂據鋸齒山以叛聚衆十餘萬康熙元年

春禁旅督各省兵討平之于七逃

論曰國家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慎封守而捍民  
生於是乎取之三代以還狡焉思啟何代蔑有  
而儒者徒以太平清晏之世矯語樽俎亦已過  
矣有棲以來暴客當關疆域屢警前者不可得  
詳已卽如近今萑苻之寇僅亦小醜唯其狃目  
前之安而不爲之所遂至戎馬生郊沙場暴骨  
良可悼也撫有民社者尚留意於綢繆風雨之  
篇哉